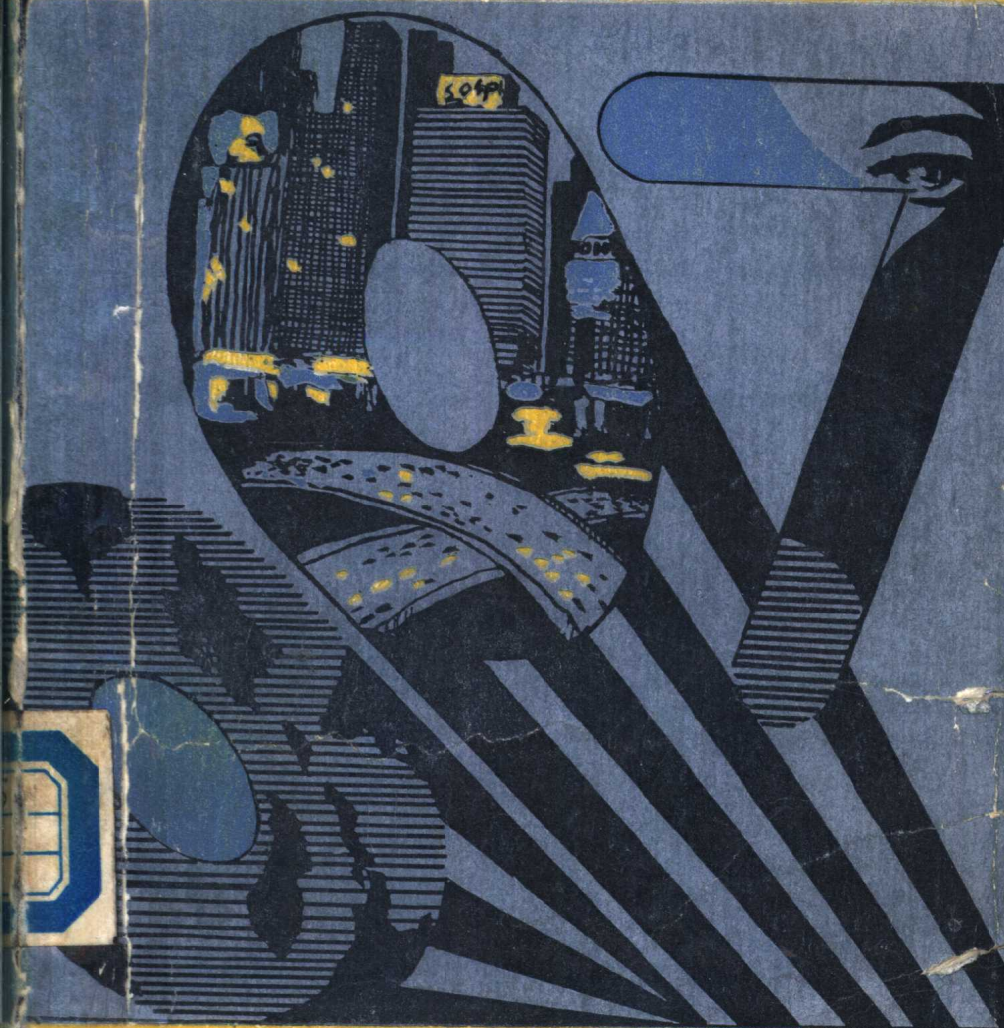


007 情报员谍战故事之一



蓝钻·归来的死者

(英) 易安·耶莱明 著
华岳文艺出版社

007 号情报员惊险故事之一

蓝钻·归来的死者

(英) 易安·弗莱明著

华岳文艺出版社

一九八七年·西安

007号情报员惊险故事之一

蓝钻·归来的死者

〔英〕易安·弗莱明著

华岳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北大街131号）

陕西省新华书店经销 国营五二三厂印刷

787×1092毫米 1/32开本 11.75印张 270千字

1987年11月第1版 1987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0

ISBN 7-80549-014-7/I·10

统一书号：10469·10 定价：2.30元

目 录

蓝 钻

- 1 私货上路…………… (3)
- 2 特级宝石…………… (9)
- 3 危险的冰块…………… (17)
- 4 “你们来干啥？” …… (26)
- 5 枯叶曲…………… (30)
- 6 飞渡大西洋…………… (40)
- 7 曲邪弟…………… (49)
- 8 24小时值勤的人…………… (58)
- 9 苦香槟…………… (67)
- 10 沙拉托加之行…………… (75)
- 11 黑马“赧颜” …… (80)
- 12 压轴大赛…………… (89)
- 13 顶上泥浆浴与温泉浴… (96)
- 14 “咱们不喜欢出岔子”… (107)
- 15 销金大道…………… (119)
- 16 冠冕大酒店…………… (125)
- 17 多谢你带路…………… (131)
- 18 多情谷夜幕低垂时…………… (139)
- 19 史伯镇…………… (149)

20	山村火警.....	(161)
21	血浓于水.....	(173)
22	爱情和法式调味汁.....	(181)
23	一段情.....	(192)
24	死亡才是永恒的.....	(201)
25	走私路断.....	(213)

归来的死者

1	神秘归来.....	(227)
2	无柄怪枪.....	(249)
3	金枪人.....	(269)
4	旧雨重逢.....	(290)
5	死神的口气.....	(306)
6	雷鸟酒店.....	(318)
7	藏龙卧虎.....	(324)
8	龙虎大会.....	(327)
9	大显身手.....	(332)
10	急电.....	(336)
11	精采演技.....	(339)
12	露出马脚.....	(343)
13	死亡会议.....	(347)
14	大摊牌.....	(350)
15	原始的午餐.....	(361)
16	初开的玫瑰.....	(368)

蓝 钻

郭功隽 译

1 私货上路

在西非洲三个国家交界处的不毛之地，长了一棵霸王荆棘。那地区山峦起伏，莽林茂密，只在中部这二十平方哩，才是平坦的岩石地，其间点缀着矮小的刺丛。而这棵霸王荆棘生在当中，犹如鹤立鸡群，成为几哩外就可窥见的显著的陆上标记，也许因为它根部水源特别充沛的缘故。

霸王荆棘的地理位置在西非几内亚，那儿离纳米比亚的北疆不过十哩远，距赛拉龙邦的东部也不过五哩之遥。有好些丰饶的钻石矿场散布在这片不毛之地上。这些钻石矿归非洲国际矿业公司所有，乃是英国的一大宗重要资产。

这是一个月明之夜，有个中年人依靠着霸王荆棘的躯干，足足等候了两个多钟头。他的摩托卡斜靠着放在二十码之外。

此时，空中传来发动机的声音，由远而近。那人站起身来，迎着月光注视。只见一个模糊而黝黑的影子从东方迅速地扑面而来，借着月色，他依稀辨别出闪闪发光的直升机旋翼。

那中年人连忙把手掌伸开，沿咔叽布短裤的裤缝朝下抹干汗渍，然后三步并作两步，跑到摩托卡旁。他从座位两边的牛皮袋中掏出一个小布包，装进衬衣口袋。又从另一个牛皮袋里取出四只手电筒。他跑步到距离霸王荆棘五十码外的平坦场地，约摸有一个网球场那么大。

他在着陆场的三个角落把手电筒头朝上底朝下塞好，再

拧亮光束。自己手里拿着第四只电筒站在第四个角落，准备联络。

直升机逐渐向着那人飞来，离地大约有一百公尺的高度。主旋翼缓缓转动，犹如一只形体古怪的大蜻蜓。那人唯一的遗憾是感觉这机器发出的声音未免太大。每次他都有这种感觉。

直升机悬飞在半空，微微向前低头，正好位于中年人的正上方。座舱中伸出一只手臂，有一只电筒朝地上打讯号。一短一长，这是摩斯电码的A字母。

地上的中年人立即揪按手电筒，回答B和C两个字母。他把手里的电筒放在地上，连忙向旁边走开，两手蒙住眼睛，以免吹进被旋翼卷起的尘土。直升机在上空轻轻减小旋翼的倾角，便稳稳地着陆在四只电筒中间的场地上。最后，发动机的声音逐渐减弱，主旋翼转了几转戛然静止，只留下尾旋翼放在空档中缓缓转动。

等尘埃落定以后，驾驶员砰的一声打开舱门，放出一架铝梯子，爬了下来。他在直升机旁站定，等候中年人走到场地的四角，收拾起那四只手电筒。驾驶员落地的时间比预定延误了半个小时，他想这一回免不了要听人家的抱怨了。他对于一般非洲人甚为厌恶。对于接飞机的人尤无好感。在一个曾经保卫德意志第三帝国的飞行员的心目中，这些杂种既狡猾，又愚蠢，而且没有教养。这个接飞机的人固然负有艰难的使命，可是，岂能与驾驶直升机在夜间飞越五百哩的丛林，然后再飞返原地的人相提并论？

接机人收拾停当，走了过来。驾驶员摇晃一只手招呼道：“事情顺利吧？”

“但愿如此。只是你又迟到了。等我回去天都快亮了。”

“磁电机出了毛病。人人有本难念的经。谢天谢地，一年只有十二次满月。老兄，如果你已经把货物准备好，就交给我吧，让我们加好油，立刻回去。”

从矿场来的接机人，一言不发地从衬衣里掏出那个小包，交给驾驶员。这是一个沉重而整洁的小包袱。

驾驶员接过包来，然后朝衬衣的大口袋一放。他伸出手来在短裤上抹汗。

“好的，”驾驶员说着转身准备上飞机。“等一下，”接机人声音里含有抑郁的味道。

驾驶员转过头和他打个照面，心里琢磨，想必是佣人们认为伙食不良，因而要发一发牢骚。“唔，什么事？”

“事情越来越难办。我说的是矿场。我心烦死了。伦敦派来一个包打听，想必你已经知道，那人叫席立图。据说是钻商公会聘雇的人。来了之后，规章修改了一大堆，处罚也较前加倍了。我手底下给他吓跑了不少。我必须发狠心，照常规重办一个小子，这才稍微好一点。但是我必须提高奖金，多付一成。他们却仍不知足。总有一天，矿上的安全官会逮捕我的助手的。你知道这黑猪罗的脾气。吃到苦头，他们就会一五一十招出来的。”说到这里他迅速地朝驾驶员眼睛望望，再转向别处说：“吃到粗皮鞭，谁也受不了，连我在内。”

“那么——”驾驶员停了一会问道，“你要我把这种威胁带回去向 ABC 反应？”

“我并未威胁任何人，”那人急忙辩白说，“我只想让他们了解，事情越来越棘手。他们应该自己有数。他们应该

知道有席立图这么一个人。而且留心听听公司的董事长在年度报告中怎样分析的。他说由于走私的关系，矿场每年的损失在二百万镑以上，政府应该设法制止这种损失。这话怎说？就是要打断我的路子。”

“也是打断我的路子，”驾驶员轻声附和说，“那么你的需要是——加钱？”

“正是，”接机人倔强地说，“我要多分一点红，给我百分之二十，否则我只好洗手不干。”他朝驾驶员脸上端详，希望获得一些同情。

“好吧，”驾驶员无动于衷地说，“我把你的意思告诉达卡方面。假如他们认为有理，会向伦敦反映的。可是此事跟我没关系，我要是你，”驾驶员头一次谦和地说话，“我不该对这种人施加压力。这些人不好惹，他们可能比席立图，或者公司或者什么政府当局更难缠。过去一年间，在我们这一头就有三个人送掉了老命。第一个错在没有种。另外两个因为从包袱里偷货色。你是知道底细的。你的前任死得不明不白。在床底下放炸药，多么可笑。不象他办的事。他是小心处事的人。”

那二人在月色下默默地互相凝视着有一小会儿。接机人终于耸耸肩膀说：“好吧，只告诉他们我手头很拮据，需要更多的钱发给手下。他们应该体会得到，他们要是明理的人，就该多分一成给我。否则……”他欲言又止，走向直升机，然后说：“来呀，我给你帮忙加汽油。”

十分钟以后驾驶员爬上座舱，收好铝梯。关上机门以前，他伸出一只手，摇晃着说：“再见，一个月以后再见。”

接机人在地上突然产生出一种孤独感。“再会，”他挥

动着手臂，好象在和爱人诀别：“祝你一切圆满！”说完急忙后退几步，用手掌蒙住两眼，防止被尘土侵入。

驾驶员安坐在操纵座席，收紧保险带，用两脚试登控制方向舵的橡皮踏脚。他确知起落轮已经用上刹车，开始向右下方猛然扭动俯仰操纵杆，把油路开关放在畅通位置，掀压起动机的按钮。发动机加到适当速度，他放松旋翼刹车，一面轻柔地扭动俯仰操纵杆顶端的油门。

从座舱外望，可以看见主旋翼在慢慢转动。驾驶员回头注视尾旋翼的转速是否正常。他向后靠紧椅背坐好，注意主旋翼的转速表渐渐逼近每分钟二百转。指针一到二百转，他立刻松掉主轮刹车，同时坚定而缓慢地向后拉动俯仰操纵杆，顶上的主旋翼向一方略作倾斜并在深深地搅动空气。油门再开大一点，直升机噼啪响着往天空钻升，大约升到一百呎左右，驾驶员同时猛蹬左舵，并且在两膝之间推动操纵杆回到前端位置。

直升机转头向东飞，高度与速度同时在增加，沿着月亮升起的地方怒吼着扬长而去。

留在地上的中年人瞪眼看着它飞走，带走价值十万镑的原料钻石。那是他手下在过去一个月內开凿钻石时偷出来的。他们坐在牙医的椅子上张大口腔，等他探取脏物，并且粗鲁地查问肌肉有否受伤。

他从口腔中夹出矿石，用小手电照了一下，出了一个适当的数目：五〇、七十五或者一〇〇。土人点点头，拿着写了数目的处方单放在衣袋里，离开诊所。同时也带出用纸头扭的几粒阿司匹林作为护身符。他们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土人是绝对不准私带原料钻石离开矿场的。工人一年之内可能获

准外出一次，去省亲或参加友人的红白大事，那时按规定需要用 X 光透视全身，而且服食蓖麻油一次。假如查出弊病，他就凶多吉少了。上牙医诊所看病是轻而易举的事，如果轮到 he 当班的话。因为钞票在 X 光透视时不会发生问题。

那人开动摩托车，经不毛之地驶上狭窄的乡村土路，然后向赛拉龙的山麓进发。

要走完二十哩山路，在天亮以后方能到俱乐部吃早餐。他那时候要忍受友人的揶揄。

“找黑婆娘去了吧，医生？”“听说她的胸脯在这一带数一数二哩。”“我说医生，一到阴历十五你都忙些啥呀？”

可是每次送了十万镑的货色上路，就意味着有一千镑存进他在伦敦银行的帐目上。上帝作证，这些日子，事事顺遂。但，恐怕做不久了，他决心存款增到二万镑时，就洗手不干了。以后呢？……

骑在摩托车上的人，一脑袋胡思乱想，他尽快地加速度翻越这一段崎岖的道路，愈早远离霸王荆棘愈好。这是世界上顶富饶的走私路线的起点，要经过五万哩漫长而迂回的途径，货色最后才能安抵目的地。

2 特级宝石

“不要往里塞，旋紧一点儿，就会戴好的。”英国国防部特种勤务局局长麦耶不耐烦地在旁指点诀窍。

特勤局双圈组 007 号情报员詹姆斯·邦德，再一次把珠宝商放大镜轻轻扭转一下。这次放大镜果然牢靠地陷在右眼的眼窝里了。

虽然是七月的下旬，局长办公室里阳光十分绚烂，但麦耶局长早已拧亮案头灯，而且朝一方倾斜，使得光线朝邦德直射。邦德拣起一粒打磨得光彩夺目的宝石，就着灯光观赏。他的手指在慢慢扭转，从多面网眼里辐射出的彩虹色泽，向他不不停地闪耀，直到他的眼球因为过度感受五彩缤纷的光芒而备觉疲惫。

他取下珠宝商放大镜，正打算说一句切题的话。

麦耶冲他看看，略带揶揄地诘问：“上品的宝石？”

“刮刮叫，”邦德假装很在行地说，“恐怕价钱一定不小。”

“连加工打磨在内不过几镑而已，”麦耶浇了他一勺冷水，“那只是一块石英。现在让我们再比较这一块试试看。”他拿起桌上的一张清单，端详一会，选了一份用薄绢包好的货色，核对了上面标记的号码，打开小包，送到邦德的面前。

邦德把石英放回原来的包装纸中，拾取第二份货样。

“您有货色的说明书，所以对于您这是轻而易举的事。”他朝局长微笑着略抒己见。说着他再把放大镜拧进眼窝，用右手拣起这一块宝石，靠近灯光。

他兀自想，这一次没有错。这块宝石经过精工琢磨，由上方三十二面和下方二十四面共同组成光彩的网眼，约有二十克拉重。可是他现在发觉这宝石的中心放射白里透蓝的亮光，而且从深处向外反射，折射的光芒，象针尖似的刺戳眼珠。

他用左手拣起石英，放在钻石旁边，用放大镜比较。在令人目炫的半透明钻石对照之下，石英象一块毫无生气的石头，刚才曾经见到的彩虹色泽，这时显得粗糙而浑浊了。

邦德轻轻放下石英块再度向钻石的心脏窥视。如今他恍然大悟，何以几百年来，贩卖、处理并且施工于钻石的人们会乐此不倦地予以盲目热爱。他们被一种纯粹的美感所主宰，其中保有一项真理，象一尊齐天大神，一切事物如同方才那块石块，在对照之下，会变成泥土。只不过几分钟工夫，邦德已经攫获了钻石的奥秘。他晓得这一辈子绝对不会忘记刚才从这块宝石心脏处窥探到的真相。

他把钻石放在薄绢中，取下放大镜安置在手心里。他对着麦耶注视的目光领悟地说：“是的，我看到了。”

麦耶坐进座椅，对他说：“几天以前我应邀与钻戒公司的雅各共进午餐时，他曾把诀窍讲给我听。他说如果我打算过问钻石业的事务，就应该试图了解这一行买卖最迷人的底蕴。使人着迷的并非数以百万镑计的贸易额，或者它具有不受通货膨胀影响的保值作用，也不是看在它具有当作订婚信物的情感。他说我们应该了解钻石的可爱之处。他教我如何

鉴赏钻石，就是刚才我叫你所做的事。还有一些，”麦耶向邦德淡淡地一笑说，“我当初也曾误认石英是上等货色。这也许使你满意了吧！”

邦德正襟危坐恭听教诲，未发一言。

“好，你可以逐一鉴赏这些货色，”麦耶把手朝桌上一挥，指着那些小包说，“我对雅各说我想借几种私货样看看。他们并不在乎。这是今早派人送来的。”麦耶拿起说明书，打开另一个小包，推到邦德面前，告诉他：“现在这一包是属于极品的‘青白钻’”。说着对邦德面前一颗大钻石指了一下，“这叫‘特级晶体’，重十克拉，属于棒状琢磨法，也是很名贵的宝石，价格只有‘青白钻’的一半。在放大镜中你依稀能辨出浅浅的黄色。为你亮相的下一颗，叫‘开普钻’，照雅各的解释，略带一点棕色，可是我没有本事领悟出来。我想只有专家才弄得这么清楚。”

邦德尊命拣起特级晶体端详一番。尔后一刻钟内，在麦耶指点下，除了观赏所有放在桌上的宝石之外，还看了各色宝石，包括红宝、蓝宝、绯宝、黄宝、绿宝和紫宝，麦耶拿过一包块头较小的次等货，不是有毛病，带伤痕，就是颜色差劲。这些是工业用钻石，不在特级货色之内，只用于工作母机。可是别小觑它们，去年美国一共购了五百万磅的工业用货色。这不过是整个钻石市场的一部分销售业绩而已。有工程师告诉我，钻通圣哥伦隧道用的就是这种东西。最深的货色，牙医师用它们钻牙床。它们是最硬明的物质，能经久不变。”

麦耶掏出烟斗，开始装烟叶。“好啦，我把学到的统统教给了你。”

邦德落坐在椅子上，眼睛失神地巡视着散置在麦耶办公桌大红皮面上的薄绢和光彩夺目的宝石。他奇怪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火柴划动发出磨擦声，麦耶按紧燃烧中的烟斗，收好火柴盒，然后翘起椅背舒适地朝后躺。

邦德瞥一下手表，现在已是十一点半，从局长召他进门，已经整整一个钟头了。那时他正要动手处理刚收到的极机密公文。现在他相当有把握，这一下可以不必操心那些机密文件了。邦德进入局长室之前曾向参谋长探讯，回答说：

“我想是一个任务。局长关照我在午餐以前不要让他听打进来的电话。而且他已经跟苏格兰警场联系好，要你下午二时和他们碰头。”

麦耶的坐椅突然咯吱一响，邦德趁机朝上司注视。

那一双淡灰色的眸子若有所思地和他的目光打个照面。麦耶拿开衔在嘴边的烟斗。“自你从法国休假回来，有多久啦？”

“两个星期了。”

“玩得痛快么？”

“报告局长，还不坏。到末了就玩腻啦。”

局长未表示意见。“我已经翻阅过你的人事记录书表。手枪射发成绩，一直保持在优等。柔道术也令人满意。最近一次体检，显示健康极为良好。”歇一会儿，他毫无表情地继续说，“我有一件相当艰巨的差事要你去承办。但是我先要弄清楚你是否能善自珍摄。”

“没有问题。”邦德一肚子不高兴。

“007号，你别对这件工作发生错觉，”麦耶提高嗓门